

◎生活笔记



书话斋碎语

鄙人书房自命为“书话斋”。书话斋有书而读,有话可言。嬉笑怒骂,将只言片语集一起,可成文,算不得章。

朋友圈里有人发来一则视频:一人将一只紧握着的拳头伸向一条狗面前,狗用爪子将指头逐一拨开,拳头里空空如也。那人再将另一只拳头伸向狗,狗如法炮制,拳头里仍空空如也。狗不高兴了,朝那人的手狠狠扇一巴掌,而后扭转头坐在那里,一副不可理喻不屑一顾懒得理你的样子。朋友RBZ评论道:同志们,努力吧!假若你两手空空,一无所有,连狗都不屑一顾,懒得理你!我给RBZ的评论点了个赞!

还是一个狗的视频:一条狗三番五次地到超市偷窃食品,被超市管理人员发现后,超市管理人员尾随了这条狗。狗叼着食品跑进一低矮破旧的屋子,屋子里,一位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卧床不起气息奄奄危在旦夕;狗至床前,跪了,将食品带撕开,把里面的食品抓出来喂老母亲……老母亲生有三儿两女……人不如狗!超市做出决定:狗的这行为不以偷窃论处,准许它随便进出……看罢,感慨万千!

和退休了的老赵、老钱、老孙坐一起闲聊。老赵说:刚才下楼出得小区,忽想起家门是否反锁?便返回上楼。而上得楼后,又一时想不起返回是何事。又下楼后,猛然想起,不得不再上楼一回。老钱说:那日,老伴儿说要去做莜面吃,让我下楼去凉房挖莜面。我下楼去挖了。结果,挖回来半盆滑石粉,招来老伴儿一通臭骂!老孙说:前几日煮速冻饺子吃,添好水,拧开煤气灶,便又坐电脑前码字了。闻着一股烧焦味儿,急忙跑进厨房,一看,添了水的铁锅不见冒气,另一只铝锅却被烧焦了!我说:前几天上医院抓药,遇着一个面熟的人,俩人相互点头示意后还握了手,可怎么也想不起这人姓名谁了,只想到他是我原单位的领导,我和他搭档经常因为意见相左而闹矛盾……回到家想了半夜,终于想起来了他的名姓了!人老琐事多,怪不得;若怪,只能怪岁月不饶人!

博友在博客里发了图片并

配以文字。图片是好几盘鱼蟹虾蟹等美食佳肴,还有主食若干。文字只配一行:开吃了,吃饱了才有气力去减肥!我给博友点了“喜欢”,并送以“金笔”:吃饱了才有气力去减肥,这有悖于减肥常理;而哪个减肥者,不是因为“吃饱了”才去减肥的?!

学校门口有家汉堡店。接出上一年级的外孙,外孙说他饿了,要吃汉堡。我说,姥爷没带钱。外孙说,带手机了吗?我说,带了。外孙说,带手机不就得了嘛!进得汉堡店,我说,姥爷不会操作。外孙拿过我的手机,站在点单机器前,三八两下,机器哧哧作响,小票就出来了……外孙吃得香甜,我看着他发呆。外孙看我发呆,问,姥爷你想什么呐?我说,姥爷想姥爷小时候……

一个月前去家探望过他,只感觉瘦了些许。前天,还见他在群里点赞、发了玫瑰花。昨天,见他在群里留言:老同学们,我先走啦,有可能的话,来世再做同学……感觉不妙,果不其然,今得知,他真的走了……老同学一场,闻此噩耗,泪湿衣襟!

文/李元岁

◎人生絮语

翻过那座山

在晨阳漫洒的柔光中、在纤云不染的天空下,将流光抛散,将心绪积淀。身外蝇营狗苟的叨扰,才下眉头、又上心头的闲愁,随着诗词厚卷的展开,而烟消云散,心胸豁然开阔,肋生双翼,与迁客骚人长空共舞……

掩卷追思,犹念苏轼之豪放、李煜之婉约,前者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”,赢得生前身后名;后者梦里贪欢,流水落花春去也,以致亡国之君唱挽歌。为何?一得恒,一失恒也。苏轼迎难而上,持之以恒,百折不挠;李煜曾想重振朝纲,奈何遇挫则返,勤政亲贤返,仅昙花一现,便扎入温柔乡,玩物丧志,自甘堕落。

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二者都为自然常理,政变失败等世事变迁,皆为人生中的遗憾,苏轼为官四十年,广交朋友、怜贫问苦、扶危济困,集思广益、问计于民,科学施政,造福一方。在纷乱的尘世中,他不同流合污、随遇而安,经历了政事变迁、宦海沉浮,他仍坚守着自己的铮铮傲骨,“松间沙路净无泥,潇潇暮雨子规啼”。

苏轼经历了世间磨难,仍淡然处世,静观花开花落、云卷云舒。我等平凡之辈,亦应以坚

韧之姿,破风前行!

“剪不断,理还乱,是离愁,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”李煜做皇帝时,风花雪月,桀骜不驯,除写词外,并无大成就,断送了江山社稷,成为阶下囚,除写词外,却无力回天。在梦醒时,他痛了,想拼凑起那繁华的回忆,却徒劳无功、破镜难圆。他曾经宽厚待人、施善于民,仅昙花一现,假如当初他持之以恒地勤政亲贤,必是另一番天地。可叹呀!“雁来音信无凭,路遥归梦难成”。

在李煜绵绵无尽的悔恨中,我悟得了:与其事败,追悔莫及;不如在大好的青春年华,持之以恒地拼搏!

抬头望向窗外,烈日晴空,万物竞自由,心潮澎湃,再思恒瞬之利弊,我握紧了拳头:我将为自己一战!我以坚定与拼搏,奔向勇敢与梦想的前方!我将会翻过那座山,迎接我心中的朝阳。我愿与岁月相争,拼个春华秋实,只为自己无悔的人生。

文/杨文瑜

◎清浅时光

秋凉

树叶除了头顶偶尔冒的绯红和浅黄,大都还是绿着的。草原也还绿着,大片一望无际的视野里径自开着碎花,但多了风。

那呼啸而去又呼啸而来的风带着一些凉意,让牛羊比人还警醒,三三两两的交头接耳,不知道是否在商量秋天来了,少贴一点膘,可以减少被屠戮的风险。

路边大片的向日葵粗壮的枝干上布满岁月的黑痕,大多已经垂下头去,等待一把镰刀来收割。但也有后来的小辈,它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打入了“谎花”的行列,还举着明黄的脸,愿意继续跟随太阳一段时间。

收获的季节里,一长排摆卖各色瓜果的人迎着风吆喝,邀请路过的人们为其驻足。最可惜那些堆着的玉米,发出清甜的香气,却包裹着一层层质朴的外衣,只展露出深绿。好在生在这个果实累累的秋天,谁都注定无法独占鳌头,总还有其一席之地。

白露刚过,寒露未起,已有秋凉。

到底这凉还薄,每一个早出晚归的人心中都有数,如同经过磨砺后的人才能体察到四季。

也还有人心怀希冀,便常见那些在夏天为争过奇斗过艳的衣物,不甘心被一件披

肩遮住颜色,总要想办法露出一丝夏天的端倪来。

这一个个此时铁骨铮铮,不待见厚外套,说不得心里嘀咕,一股麻线总能遮股风,十股麻线还能过个冬。

只是,一场细雨过后,秋天的凉又深了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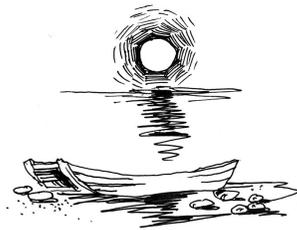
树叶张罗着变色,大雁张罗着动身,月亮张罗着清冷,母亲张罗着换季——旧年的衣物颜色已经陈旧、样式也不顺眼,总有一个橱窗里的衣物能入她的眼,虽然明年,它们也会被打入被挑剔的行列中去。

除了凉,还有甜,如同凉,秋天的甜也是一点点攒起来的盛大,动用一切想象力,也不及造物主的安排——紫色葡萄上的白霜,碧色的西瓜开出一方红色天地,暗红石榴能铺一瓷碗的晶莹剔透……

甜过就成了回忆,成了养分,成了这一个季节的收成。

但凉,终究和甜又不一样。凉,来过就不走了,要一直变成冬天的铁石心肠。文/权 蓉

◎往日情怀



我的启蒙老师

我的启蒙老师叫李树清,跟我是一个大队的。那时的小学是五年制,只有语文、数学两门课,低年级就一个任课老师,两门课都教。李老师教了我三年,他教我识字、算数。他既是我任课老师,又是班主任,更是我人生第一个引路人。村小有十来个老师,有公办的老师,也有民办代课老师。李老师是公办的老师,师范毕业,那个年代能师范毕业是相当不错了。他朴素、直率、敬业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我是改革开放那年发蒙的。一天,我大爷叫我随他儿子一起去报名读书,说是父亲吩咐的。父亲是大队的赤脚医生,整天很忙,所以就委托大爷带我去学校报名。当时一年级招两个班,父亲特意给大爷说,报李老师这个班,他是公办老师,教书多年,一直教低年级,有水平、有经验。就这样,我来到了李老师这个班。

李老师教书最大的特点是灵活,能找到孩子们的兴趣点。我记得他教算术倒数知识时,有些学生不知道怎么写,为了让学生牢牢掌握,他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例子。他说,比

如“2”的倒数怎么写,就用一根吃饭的筷子在“2”的下面一顶,由于筷子很小,上重下轻,“2”就翻过头来,变成“1/2”了。从那以后,学生就掌握倒数知识了。

李老师还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,奖惩分明。我爱做好事,比如:积极打扫卫生,不是我的值日,也主动去帮同学。有一女同学上学经常迟到,据说饭量很大,她家离学校较远,住在山沟里,在家经常劳动,很辛苦。李老师在教室学习园地上,弄了一个光荣榜,依我们的名字来编顺口溜,放在上面。其中为我编的是:“李洪峰,学雷锋;新长征,当先锋。”同时也给那位女同学编了一段:“李X碧,读书不积极;回家捞大碗,要算她第一。”这两个顺口溜一出,那位女同学就没有再迟到了,我就更不敢不积极上进了。

他不仅教我们读书识字,还教如何获取课外知识。那时看露天电影,小孩子跟过年一样高兴。只要公社电影队来大队放电影,他第一时间就告诉学生这个好消息,叫我们回家把作业完成后,能去看尽量去看,并且还叫我们看了谈感想。《大渡河》这部影片,就是他告诉学生后,我才看的。至今我对这个影片的情节都记忆犹新,尤其是那个老班长掉进河里牺牲时的那个镜头,把我看哭了。他还说,今后我们长大成才了,如果电影导演的名字有我们中的一个就了不起了,剧本的作者有我们的名字就了不起了,小说的作者有我们的名字就了不起了,他这个做老师的也会引以为自豪。

李老师教我至三年级后,就没有教我课了,四、五年级就是另外老师教。他一直没有教到毕业,学校给他安排的工作就是教一至三年级。通常这些孩子是最难教的,他们之前从没进过学堂,那时也没有幼儿园,全是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。他把这群孩子调教后就交给高年级老师,又去重复着同样的工作。如果没有足够的爱心、耐心、细心、恒心,那是教不好这群孩子的。

小学五年毕业我就离开了大队,到镇上读初中,后来高中毕业当兵,在部队考入军校……就没有李老师消息了。有一年从部队回老家探亲,我向父亲问及李老师的情况。父亲说,他得病去世了。

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。

李老师是那么健康、开朗、慈祥,怎么会走了呢?他还没看到自己学生的名字出现在电影导演里、剧本里、小说里呢?他是不该走的。

一晃,我小学毕业已37年光景。李老师虽已仙逝,但他永远活在我心中。文/李洪峰